

徐北文先生画像(油画) 作者:徐春娜



北文先生是个性情中人,热情耿介,爱憎鲜明,快人快语,无遮无拦。我因为认识他比较晚,没有师承关系,虽然比他小十来岁,却还可以开开玩笑,介乎亦师亦友之间。现在回忆起我们交往中的一些事情,仍如一池吹皱了的春水,波纹涟漪后,越来越清晰起来。

【名家背影】

## 济南想念徐北文

□宋遂良

倏忽之间,徐北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1个年头了。自他走后,我常常会有某种文化空白感。例如,济南要开全运会,我们坐下来商拟宣传词;大明湖扩建,新建超然楼要写一篇赋;山东要承办全国第十届艺术节;济南要评选新八景,要保护古建筑;要复修文庙,建历山院、黔娄洞、宽厚街,要征文,哪里又发掘了古墓,出现了文物要鉴定,等等,我自然就会想起徐先生,要是他还在,我们就可以依傍大树好乘凉了。徐先生是济南市政府的文化顾问,是一座活着的济南博物馆,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市宝。罗荣桓死后,毛泽东伤感喟叹说:“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对于济南而言,徐先生走后,也是如此啊,济南想念他。

北文先生是个性情中人,热情耿介,爱憎鲜明,快人快语,无遮无拦。我因为认识他比较晚,没有师承关系,虽然比他小十来岁,却还可以开开玩笑,介乎亦师亦友之间。(近读徐行健先生整理刊出的他父亲的日记摘抄。有徐北文先生1993年5月8日记他参加“诗之夏”座谈会的事。说那天“予御白色套服,领带、腰带、鞋、袜皆白者,惟衬衣为淡土红耳。宋遂良拉我出位,向大家云:徐教授年龄最大,衣服最年轻,因在哈哈笑声中开场……”)现在回忆起我们交往中的一些事情,仍如一池吹皱了的春水,波纹涟漪后,越来越清晰起来。

我们山师有一位年逾百岁的女老师王泽惠先生退休后致力于济南泉水的研究,写了上百首咏泉诗,辑集出版时,要我写几句话。我于旧诗词并无修养,写了一首小诗,怕贻笑大方,便在一次会议间隙,请徐先生指教。原稿是:“寻踪觅胜访名泉,诗人苦乐不知年。泉水会心拂杨柳,春风化雨满人间。”徐先生拿过我递去的笔来,随手就把“化雨”圈掉改作“泽惠”:春风泽惠满人间。把王先生的名字自然地加进去了,真有点石成金之妙。这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事,后来泽惠老人出版第二本诗集时,北文先生就给她写过一篇序。

1998年春节正月初五,徐先生约我去大明湖参加新修复的藕神祠揭匾仪式。那天下着小雪,湖风凛冽,吹得拿不出手。仪式草草结束。大明湖有过一座藕神祠,又叫水仙祠。此事在《老残游记》中也提到过。老残看到的那座“古水仙祠”前一副破旧对联,写的是“一盏寒灯着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看来这藕花与李清照的“误入藕花深处”又有关联。于是人们都以为这水仙就是藕神也就是李清照了。徐先生说,在没有可靠的史籍证实前,我们还是模糊一点为好。他建议藕神塑像保持宋代风格,两侧立头顶荷花的仙女一尊。弄得朦胧一点,也许更有诗意,更富想象。他为此在祠前撰写了这副浪漫的楹联:

是也非耶,水中仙子荷花影;  
归去来兮,宋代词宗才女魂。  
这个对联很妙:是“宋代词宗”

抑或“水中仙子”,是实有抑或虚无,是历史还是现实,“是耶非耶”,似乎都不必在意,但这荷花的情影,这清照的诗魂,却是我们济南人永远珍重和向往的美丽。“归去来兮”,都回到我们的身边吧。这种以今鉴古的思路,便是徐先生与众不同之处。他好古敏求,却从不泥古。在他写的《大舜传》中,驰骋着他古代古人多么丰富的想象啊。遗憾的是,那个藕神塑像塑得很俗气,徐先生摇头苦笑说,“不忍熟视。”

济南修建泉城广场,随之要建一个文化长廊,安放济南和山东的一些名人塑像。园林局请了以徐先



▲徐北文先生书法作品

生(还有董治安先生)为首的专家开会商议,拟定名单。我亦敬陪末坐。领导的意思是塑造像焦裕禄、孔繁森、王杰这样一些英雄模范人物。此意一出,大家都沉默起来,良久无语。会议主持人便请徐先生发言。徐先生笑着说,枪打出头鸟啊。气氛一下活跃过来。他说,我们建的是文化长廊,还是要以文化为主。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有许多世界级的文化巨人。我们先从古代做起,现当代的留待第二批、第三批陆续再建。大家一致同意,从善如流的领导也欣然批准。待到提入选人时,出现了三十多个,其中有晏婴、鲁班、扁鹊、邹衍、闵子骞、房玄龄,还有铁钺、秦琼、程咬金,甚至还有人提王莽,经过几次讨论,最后在对“济南二安”这两个词是宋代且成就影响都不相上下的词人的取舍上,出现了一些争议。但大家还是遵从徐先生以李清照是唯一女性为由,将辛弃疾割爱。于是有了现在的以大舜、管仲为首,包括墨子、孔子、孟子、孙子、诸葛亮、王羲之、贾思勰、戚继光、蒲松龄在内的12位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塑像将永远矗立在那里,让山东人自豪,让外地旅游参观者肃然起敬。

“城北徐公美 济南名士多”(诗人孔孚为徐北文先生的集联)。一个城市的文化往往是因为这个城市驻足过多少文化名人而积累的。

黄州、惠州、儋州、永州、常州、合浦、潜山和我们山东的诸城、文登都是一些小城市,但因为有了苏轼的足迹,如今都成了文化胜地,瞻仰者络绎不绝。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频繁的运动、斗争,我们缺少培育成长文化名人的环境。徐先生的学术事业大多成就于他55岁以后,耽误得太可惜了。北文先生的学术成就生前就得到过钱钟书先生、任继愈先生的赞誉。钱先生说北文先生的《先秦文学史》“于古书源流正变,了然胸中。穷而究之,有余师矣”。热爱故乡的季羨林先生曾在给北文先生的信中说:“羨林生于清平,长于济南……故乡有人才如先生者,竟无所知,真愧对桑梓矣。”前辈学者这样看重徐先生,我想就在于他的独特性。徐先生博古通今,涉猎广泛。他开拓和倡导的舜文化、泰山学以及关于哲学、宗教、诗学、方志的思考,他撰写的小说、散文、诗词、楹联、书信,还鲜有继承研究者。徐先生对于宗教日益侵蚀千佛山甚为忧虑,力主恢复舜耕山的旧名,有他长远的考虑。他有许多想法和未完成的心愿,还需要有志于弘扬传统文化的年轻学者研究发扬。每念及此,耿耿难安。

最近,为纪念北文先生逝世11周年,行健将他父亲的书法作品编辑出版《徐北文书法集》,这是山东书法界的一件盛事。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徐先生的书法艺术。北文先生是一位书法家,但他生前却从不以书法家自居,几十年来,应社会各界之约,他书写了大量的碑版、楹联,镌刻在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舜耕山庄以及泰安、商河、章丘、诸城等地的名胜古迹。先生喜爱书法,自幼受过名师正教,对书法艺术的追求终生不辍。他继承历代书法之精髓,在“技”与“道”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实践。这就使他的作品富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新奇的审美趋向。他书写的大都是自己创作的诗、词、文章,或飘逸,或端庄,乘兴使性,行止随心。那种刚健洒脱,儒雅静谧的风骨,是书卷气和金石器的完美结合,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相信会有更多的读者和书法爱好者去欣赏和继承发扬。

谨以此文纪念徐北文先生诞辰九十二周年。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末了”。

世界读书日,趁机说读书。

再怎么差,我也算是个读书人。读书,教书,译书,写书,评书,教书,成就了教书匠;译书,成就了翻译匠;写书,成就了半拉子作家;评书,成就了所谓学者——四种身份,四副面孔,都是书成就的,都是书的成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书的成就。离开了书,我一定什么也不是,至少我不是现在的我。

尽管如此,近几年我逛书店的时间明显少了许多。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书店书太多,而家里书橱太少。二是因为去书店目睹有那么多好书没读,就恨不得再活一百年。而我早已年过半百了,就算把太上老君宝葫芦里的金丹一扬脖统统吞进肚去,再活一百年怕也是痴心妄想。每念及此,未尝不黯然神伤。瞻念前程,不寒而栗。话虽这么说,最近我还是一咬牙整整买了六十本,六十本《三国演义》连环画!沉甸甸装满一大纸箱,抱都抱不过来。

六十本!清一色上海美术出版社重新出版的“收藏本”。我从第一本数到第六十本,又从第六十本数回第一本。数罢一本本抚摸,摸罢捧起《桃园结义》一页页翻开。

【窥海斋】

## 之于我的书:两本或六十本

□林少华

刘备关羽张飞,玄德云长翼德。双股剑,丈八长矛,青龙偃月刀。五十载春秋流转,我老了,人家哥儿仁没老,风采依然,场景依旧。老了的我蜷缩在书房角落里感慨万千,正当年的刘关张在桃花盛开的私家花园举杯畅饮海誓山盟……

我大约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接触“三国”的。首先接触的是“三国”连环画。不知从哪儿借了几本没看够,就跑去十里开外的小镇供销社去买。一两毛一本。但一两毛钱绝非小数,记得那时冰棍三分钱一支,汽水五分钱一瓶。为了凑钱买书,就算渴得嗓子眼冒烟,就算馋得口水直淌,也静静忍住不动。估计差不多够买一本了,赶紧奔去供销社,进门直扑书柜台,一头趴在玻璃罩上急切寻找“三国”。兴冲冲买得一本,又眼巴巴盯视下一本:《长坂坡》,瞧常山赵子龙那跃马横枪挥剑的勇武身姿,啧啧!好在街头大树阴下有个小人书摊,一分钱租一本。书摊常有几本“三国”摆在沙地上。若碰巧口袋里还能抠出一分硬币,就递给坐在马扎上打瞌睡的老伯,当即拿起一本,一屁股歪在树下翻看。想看完又怕看完,怕看完又想看。看完字看图,看完图看字。老伯还好,随我看多长时间。只一次忽然睁开眼晴:“孩子,差不多了吧?我得回家吃饭喽!你不饿?书可是不顶饭吃的哟!”

问题是,借也好买也好租也好,都没能把六十集凑齐看完。于是趁爸爸不在家时翻他的书箱,从箱底翻出上下厚厚两大本原版《三国演义》。开头几页有几个字被爸爸注了汉语拼音。我没理会,抱书爬上西山山坡松树林,靠树坐在绵软的落叶上翻动书页。身傍毛茸茸的金达莱花,树梢扑棱棱的山雀,时而掠过鼻尖甜甜丝丝的山风。乖乖!一时快活得要死。如今想来,半个世纪前乡村小学的教育水平相当了得,竟然使得四年级小学生看原版《三国演义》看得一路畅通。看罢意犹未尽,又约东院后院男孩一起耍枪弄棍。东院扮关云长,后院称燕人张飞,我装常山赵子龙,带上各自的弟弟,晚饭后上坡下坡下往来冲杀。

上初一时又把原版《三国演义》看了一遍。这回看得仔细了,边看边抄好句子:“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焚其节”,“勇将不惧死以苟免,壮士不毁节而求生”。说得真好!慷慨激昂,大义凛然。抑扬顿挫,掷地有声。构成我精神底色和文章底色的书,固然不止一种,但《三国演义》无疑是最要紧的一种。

看文字版《三国演义》的同时,仍到处搜集“三国”连环画。偶然得之,大喜过望,摩挲数日,如醉如痴。这么着,书上面的刘关张等各路豪杰,就定格了我心目中的“三国”人物形象,以致许多许多年后看老版《三国演义》电视剧,便连声叫好。及至高希希的“新三国”和香港弄出的《关云长》,便拍案而起,口诛笔伐。无他,盖因后两种毁掉了我心里的“三国”,我心爱的“三国”,之于我的“三国”。

也不单我,漫长的人生中,想必任何人都拥有若干本之于自己的、仿佛专门为自己而存在的书。很多时候那未必同世人的评价相符。无所谓。应该说,正是这种极其个人性的阅读体验促成了自己这一存在,并且化为温馨的个人记忆伴随自己老去。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